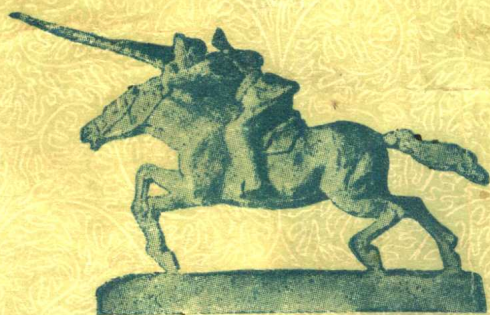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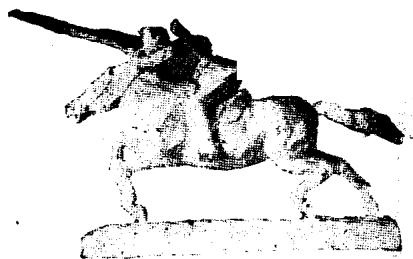
永不凋落的青紗帳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永不凋落的青紗帳

解放區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書號 511

永不凋落的青紗帳

編 者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 版 者 **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**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北京人民印刷廠營業分廠

字數 65,000

印數 1—30,000

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蒐集了‘永不凋落的青紗帳’、‘草蕩裏的槍聲’、‘鐵鎖鍊的故事’、‘馬石山上’等四個短篇。都是反映抗日戰爭時期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裏的八路軍、新四軍和廣大羣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艱苦奮鬥戰勝敵人的事蹟。通過這些事蹟表現了人民軍隊和廣大羣衆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，本書的這些作者都是抗日戰爭的參加者，所寫都是作者耳聞目睹深受感動的事。

目次

永不凋落的青紗帳·····	星
草蕩裏的槍聲·····	陳允豪
鐵鎖鏈的故事·····	魯芝
馬石山上·····	孫峻青

永不凋落的青紗帳

星火

我們在人民中生，

我們在人民中長；

我們是人民的子弟，

人民是我們的爹娘。

任憑敵人再瘋狂，

哪怕你「掃蕩」再「掃蕩」；

只要有人民就有我們，

人民就是「永不凋落的青紗帳」。

—

一九四二年，五月裏。

日本鬼子對當時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冀中平原，進行了空前殘酷的大「掃蕩」。

這次「掃蕩」，是當時日寇的華北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親自部署和指揮的。日寇動用了幾萬兵力，想盡了一切辦法，用什麼「鐵壁合圍」、「梳篦戰術」……等等，踏遍了冀中的每個大小村落，搜遍了所有大路小溝。敵軍過處，接着就紮上了據點，修起了砲樓，差不多平均每兩個村莊就有一個敵偽的駐兵點。地面上又修起了密如蜘蛛網的公路綫和幾丈深、寬的封鎖溝，把這塊美麗的大平原，分割成無數小塊。真是到處是敵偽刺刀的血痕，遍地是鬼子的「膏藥旗」。敵人妄圖以這種高壓手段，一網打盡在這裏進行抗日的八路軍和地方工作人員，把這被稱為敵後模範抗日根據地的冀中平原變成他的「順民」區。在當時的抗日人員中，流行着這樣幾句話：「宿營敵碉下，仰見『護路燈』，出發必過溝，天天鬧敵情。」當時的環境真是殘酷極了。

那時，我在十七團五連當戰士。這個團是冀中有名的常勝子弟兵團。

六月裏，在有名的宋莊戰鬥突圍時，我掛彩了，左腿被機槍子彈穿了個窟窿。突圍出來後，連長派人把我抬到野戰醫院裏，我就住了「彩號房」。

一提到醫院的病房，你總會這樣想：一排整齊的房子，一個整齊清潔的院子，太陽光照着窗上的玻璃或白紙；每個病房門口，都掛着帶紅十字的雪白門帘……。可是，同志，你想

錯了，咱住的房子可不是那樣的。

你若曾在抗日戰爭時期住過咱們敵後的醫院的話，你也許又這樣想：醫院可能分住在平常農村的老鄉家裏，病房雖然沒有上邊說的那麼好，但總還屋是屋，院是院，乾乾淨淨的。醫生和看護員同志們不斷的跑來跑去、問長問短；隔一會兒拿個小玻璃棍來放在你的嘴裏，看看體溫，摸摸脈搏。病重的，躺在牀上喊一聲，馬上有人給你端來便盆，幫着你解手。說不定哪天，婦救會提着籃子慰勞來了，西紅柿、雞蛋、新鮮菜蔬，想吃啥有啥。這樣的醫院住着倒也滿舒服。可是，同志，你又想錯了，咱住的醫院也不是這樣的。你想，當時冀中的環境是那樣的惡劣，哪有這樣好的條件啊！

實告訴你說吧，咱住的野戰醫院，真是不折不扣的夠上算「野」了，「野」到一個醫院住了方圓二十幾里。而咱住的這個「彩號房」呢，就在幾個村子之間的一塊四面不靠路的野地裏。野地到處是莊稼，當然也不會有房子——如果有房子，那就又成了鬼子漢奸搜索的目標，不能住了。我們就在長滿莊稼的漫地裏挖一個小地窖，當作「彩號房」。

這地窖有五、六尺長寬，高不過是剛能站下一個人；假若你是個大個子，站起來保險碰了頭。頂子是用樹枝、木棍和高梁桿搭起的，再往上面，就是一尺多厚的土，土上還長着莊稼苗子。緊靠旁邊，用挖地窖刨出來的土堆成兩個土堆，就像墳墓一樣；其中一個的頂子

上，還用土塊壓了一張燒紙，旁邊又放了一個缺口的破飯碗——這是冀中的風俗，每個新墳上都有這個東西。在地窖的一個上角，有個僅能容單人出入的洞口，也就是這個地窖唯一的通氣孔，並且還整天用一堆亂柴草蓋着。病牀呢，是在窖裏就地鋪的亂草鋪。

這樣的「彩號房」，從遠處看，是兩個墳墓；即使走到近前，如果事先沒人告訴你的話，那你也是看不出這地下的祕密的。

已經是夏天了，氣候又潮溼，地窖裏又永不見陽光，搭窖頂的木頭都溼得生了綠斑點的蘚苔，一進這「彩號房」就是衝鼻子的霉溼氣。

住在這個「彩號房」裏的，除了我和一個看護員以外，還有一個胳膊上受了傷的老張，他是本縣武委會的幹部，年紀和我差不多，也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。因為外面敵人正在進行「清剿」，武裝特務也活躍得厲害，所以我們白天就不敢出洞口一步，整天伏在不見陽光的地窖裏，不敢大聲說話，也不能吸煙；吃飯、喝水、大小便都在裏面，就像入了蟄的蟲一樣。

每天都是直到夜靜更深以後，看護員才悄悄地揭開洞口的柴草，換一換窖裏的空氣，往外倒一倒屎尿，然後再悄悄地到村裏去取回我們第二天的吃食和開水。黎明，就又把洞口照樣蓋住了。

醫生來換藥的時間，往往也是在深夜，先換了藥，再告給我們一些外面的消息，就又趕緊走了；因為他太忙，方圓十里內外，分散着五、六個這樣的「彩號房」，全靠他一個人跑着看治。若再加上那些分散隱蔽在村中的輕彩號和病員，那就更多了。有時他也白天來，那也很有意思。他穿着一身補釘落補釘的便衣，先在我們的「墳」上燒一些紙，再捏着鼻子哭兩聲，然後偷看一下四周沒有人，就猛然連人帶草跳進洞來，弄得他成了一個土草人，惹得大家捂着嘴笑得喘不上氣。不過這樣的情形很少，因為這樣容易暴露祕密，所以除非在彩號傷勢太重、萬不得已的時候，一般是不這樣做的。我們也早就作了準備，每人枕頭邊都放着幾顆手榴彈，若是萬一被敵人發覺了，就和他拚了，反正不能乖乖的叫他捉活的。

就這樣，經過一個來月的調治，我的傷口漸漸好轉，老張的傷口也停止化膿了。

外面仍是敵人的頻繁的「掃蕩」。四周村莊裏時常有小規模的戰鬥，有時候機槍大砲兵兵咕咚地響上半天，甚至有時夜裏，在洞口邊上還能看到包圍村莊的鬼子打的信號槍、照明彈，一道子紅、一道子綠的，有的明晃晃的像電燈一樣，在半天空裏飄盪好久才落下來。看樣子，鬼子比以前鬧得更兇了。

從老早的五月天，大家就盼望青紗帳趕快起來。你說，青紗帳一起來，不是什麼都好了麼？鬼子還敢出來？他縮在王八窩裏咱也不能讓他安生呀！咱們八路軍在無邊無際的青紗帳

裏活動，就像大海裏的魚一樣，在這塊大平原上游來游去，經常不斷的打個勝仗，端他個砲樓據點，又是開軍民慶祝大會，又是劇團演戲，多好啊！咱也用不着掛了彩還得像老鼠一樣的鑽在這「墳」洞裏了。可是這老天呢，就好像存心和咱鬧彆扭，你盼它，它偏不下雨，再盼，還是大晴天；你越着急，它倒乾脆連塊雲彩也不見了。現在已經是七月天了，可是一直就沒有下過一場透雨，晚苗不用說，根本沒種上；就是早莊稼也只有五、六寸高，後來竟旱得擰成繩，連個老鴉也遮不住了，還談什麼青紗帳呢！真叫人焦心。

後來鬼子就修開砲樓了，據說鬼子是要長期駐紮「清剿」的。在我們地窖東面五里地的馬家莊，就紮着鬼子的馬隊。往北，滹沱河那面不遠的貓家營，又是偽軍據點。楊各莊的村西，敵人天天用刺刀押着老百姓挖封鎖溝。打仗的槍聲也很難聽到了。天還是那樣的乾旱，焦乾的土地上刮着悶人的熱風。環境越來越緊張了。

一天晚上，醫生又來了，不過這次比往日來得特別早。來後很匆忙地看了看傷口，換了換藥，就說：

「上級命令：因為情況太緊，爲了長期打算和爭取主動，這個地區除了留下少數地方武裝和不脫離生產的民兵堅持鬥爭外，所有主力部隊都要暫時向外綫轉移。不能隨隊行動的傷病員，一律暫時留在這裏隱蔽休養，等傷好了以後再設法轉送歸隊。」他又說：「敵人越來越

毒了，到處追蹤我們的活動，搜尋我們的隱蔽處所，就是在野外的地窖裏也不保險了，因為敵人的騎兵搜索隊近來也很注意野外。就在前幾天，敵人曾發覺了我們西面二十二團的一個『彩號房』，犧牲了幾個同志，所以能動的彩病號還是移到村裏老鄉家去隱蔽休養吧！最後他又向我說：「你呢，因為傷還沒完全好，所以決定還是先留在這一帶，等身體復原後再說。」

部隊要走了，却把我留下，不成！我說：

「醫生，我能走，我要找隊伍去。」

他說：「同志，不成，你的傷剛剛好起來，身體又弱，跟不上，隊伍一夜就要走百八十里地呢。」接着他又說：「部隊上的醫務人員，在這次反『掃蕩』中也犧牲掛彩了不少，很缺人。我今夜就要離開這裏到七八十里地以外去趕隊伍，看護員也一起走，留在這一帶的彩病號，由另一個醫助來接收。至於你們倆呢，」他指着我和老張說，「因為傷口已經不需要再換藥了，所以也就不必叫他和你們來接頭了。一會兒有西面村中的村幹部來領你們，以後你們就由他負責。」他又安慰了我們一番，就慌忙地告別，帶上看護員走了。

這時，我已經能勉強拐着腿走動了。我伏在洞口上，看着他倆的黑影，直到看不見了，我又對着滿天星斗呆想了好半天。

這一來，咱就成了離開部隊的人了，真難受！就說是以後有老鄉來照護，可是一個革命戰士沒有槍，赤手空拳的住在老鄉家裏怎麼辦呢？傷好了，以後又怎樣找隊伍呢？雖然他說以後傷好了由村幹部負責轉送歸隊，誰知還能不能回我們班呢？我們班長真好啊！還有劉二東、陳三貨，我負傷後他們倆就一直輪流揹着我跑了十幾里。還有調皮鬼王小三，還有外號叫小皮猴的李小昌，他還揹着那枝小馬槍在連部當通訊員吧？人家都跟着隊伍滿處跑着打仗去了，偏偏我倒霉的掛了彩，留在這裏！唉，越想越難受……

老張見我伏在那裏半天不吭氣，就把我拉進來了。他說：

「不要胡思亂想了，現在傷口不好就走不了，發愁也沒有用。回頭到了老鄉家裏，倒比在這裏住着牢靠，有老鄉掩護，不容易出危險。將來傷好了，你願找原部隊就送你回去，願留在此地工作就和我一起在縣大隊裏幹，一切沒問題。」

到底人家是幹部，一說就說到咱的心眼裏了。不過咱是一定要回主力部隊去，在正規兵團幹慣了，可不願再返回頭來幹地方武裝。唉！真是，爲什麼傷口不早點好了呢！不然的話，今天說什麼我也要與醫生一塊兒去找部隊，扛上槍桿子打游擊，多痛快！

正在發愁，村幹部來了。是個小個子，有三十來歲，瘦巴巴的臉，穿着一身紫花土布褲褂，胳膊窩裏夾着一捲便衣。一進來就和老張開玩笑，好像他倆很熟識。他坐下掏出煙袋來

讓我們吃煙，隨便扯了一下近來敵人的動靜，緊跟着就又叫我們趕快換上他帶來的那兩套便衣。他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，問我說：

「同志，你是正規部隊的，我先把你送到家裏去吧！」

什麼？送我到家裏去？算了罷！這樣的便衣我不穿，還是穿着我這身帶血的破棉軍裝吧！抗日抗了五六年了，回家！咱就是死了也不能當妥協分子！我還要革命到底哩，像指導員上課講的那樣——咱是個革命軍人，怎麼能放下槍桿？哼！我能回家？

正在一旁換衣服的老張覺得我的勁頭不對，就趕緊給我解釋了一通。啊！原來這「回家」的意思就是說「到老鄉的家裏去」，敢情是這麼回事，倒是我誤會了。

二

換好便衣，村幹部要我伏在他的背上揹我走。我固執地硬掙扎着走出洞口，腿實在是不不得勁兒，傷口又有些疼，走了沒幾步，腿不由自主的一歪，就坐到地上了。最後還是村幹部把我揹上走了。

走到村邊，他並沒有走進大街，却揹着我沿着村邊小路左拐右轉地走進一個比較僻靜的小胡同裏，又拐了一個彎，就走到了一個低矮的院門口。好像這家的人知道我們要來似的，

大門虛掩着，一推就開了，黑黑的門道裏站着一個人，等我們進去以後，就趕緊把門門好跟着我們進來了。到了屋裏的燈光下，才看出那是個慈眉善眼約有五十多歲年紀的老太太。

村幹部把我放在凳子上坐下來，我才發覺他已出了一身透汗。他一面用袖子擦着頭上的汗珠，一面和老太太說：

「大嬸子，這同志可靠給你了。」

老太太笑着說：

「對！你放心吧，出不了差錯的，反正有我們一家子就有他。」

村幹部說他還要去安置老張，就連一鍋旱煙也沒顧得吃又急急地走了。

老太太送走村幹部，把大門門好以後回來對我說：「孩子，你放心吧！在這裏就是到了家了，把心放寬，什麼也不用怕。」

我自從參加了八路軍，就一直沒有離開過隊伍，現在又換上便衣躲在老鄉家裏充老百姓，真不知該怎麼辦。我說：

「大娘，我不怕，不過……我就指靠你老人家了。」

接着，老太太告訴我這一帶的情況：村東面七里地的任家莊，是鬼子的據點；西南二里地的榆林村，有敵人的砲樓，都是新紮下的。正北也有，不過那就遠了，有十里地，並且中

間還隔着一個村子。鬼子、漢奸三天兩頭到村裏來要糧、要草、要民伕。這村子表面上有敵人的「村公所」天天派人上崗樓和敵人接頭；但實際上仍是由咱抗日村長暗地掌握着。因爲是這樣的環境，局面又不能任短時期裏好轉，若再像過去那樣和敵人死頂硬抗，村裏吃虧太大，也便宜了鬼子把抗日的根根一起都拔掉，所以大家商量好臨時用這種辦法來對付敵人。區長也說過：這只能是暫時沒辦法的辦法，對付敵人，還是要靠正面的武裝鬥爭。現在一面麻痺一下敵人，另一方面我們就要抓緊這個機會，爲以後的武裝鬥爭作好準備，造好條件。現在鬼子正催着村裏造戶口冊子，聽說還要照像、發「良民證」。

唉！咱和鬼子拚了五六年槍桿子了，現在又要裝一下鬼子的「順民」，真彆扭。不過呢，叫裝就裝吧，反正這台假戲唱到臨了還得真戲收場的，咱就當演員吧，等咱養好了傷再算賬！

老太太問我：「你姓什麼呀？」

我說：「姓劉。」

她又問：「今年多大了？」

我說：「二十三了。」

老太太說：「正好和我那二小子同歲。他在前年才參加二十四團走了。他叫二剛，你沒

見過他吧？」

我說：「沒見過。八路軍可多咧，不在一個連就不認識，再說他又和我不在一個團裏。」她又說：「你在咱家就暫時頂着我二剛的名字吧！受點委屈，就算我的二小子，這樣才好掩護。以後你就叫我娘，咱家姓王。」

我說：「好嘛。只要能唬弄了鬼子漢奸，怎麼着也沒關係。」我想：姓王就姓王，叫娘就叫娘，這有什麼關係呢，反正咱爹娘也是老百姓。在連上的時候，指導員也常講八路軍是老百姓的兒子嘛。

老太太也笑了。她說：「你倒是很好說話。」

說話間，又從外面屋裏走進來了個五十多歲的老頭，瘦瘦的黑紅臉上有點皺紋，花白鬍子，身子很結實。他一邊走着一邊穿褂子，看樣子是睡了覺又起來的。一進屋門就說：

「同志來了嗎？」

我還沒有答話，老太太就急忙搶上去瞪了他一眼說：

「看你！那麼老大嗓門『同志同志』的，若叫漢奸聽到了還了得！」

老頭却不在意地說：「嚶！你未免小心過份了。深更半夜又是在咱家裏還怕什麼！」

老太太說：「反正小心沒差錯，我看還是叫他『二剛』好。」接着她又回過頭來給我介紹